

鲁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人”
论 札记

鲁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论“人”札记

书 名 论“人”札记
编 著 者 鲁 光
责任编辑 陈中南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苏州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页 6
印 数 1—1000 册
字 数 95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7—214 —01677 —X/B • 35
定 价 5.6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鲁光(1924.1—1994.7),原名翟光澈,安徽涇县人。编审。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党支部书记。1940年底到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工作,后在盐城等县从事民运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宣传科长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北区党委巡视员、射阳县报主编、苏北五地委和十一地委宣传部党刊主编。她一人先后负责编辑了《盐阜党刊》、《支部生活》、《黄海战线》。

全国解放后,任苏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苏州市团委服务部部长、统战部长,市青联主席,苏南区团委《青年报》总编辑、学生部长、厂矿团委副书记。1952年担任江苏省省级机关总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任《学习简报》主编。1954年5月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党员教育处、报刊处、理论教育处副处长、处长。

1969年下放至苏北农村。1973年调至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兼任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

1983年后，鲁光同志连续担任了江苏省第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专职委员。

鲁光同志执著追求真理，勤奋好学，在出版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尤其是在“文革”以后，为恢复和发展江苏的出版事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带领一批编辑，走访了许多干部和高校教师，广泛征求意见，并迅速决策，编辑出版了一套《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丛书》和一系列马列主义原著的辅导读物，不失时机地满足了读者学习的迫切需要。在编辑工作中，她总是认真审稿，一丝不苟。她审阅并主持修改的《论绝对和相对》一书，曾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的科研成果。她审读学术著作《辩证史话》后，亲自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并写了《哲学宣传中的突破》一文，作为此书再版时的代序。七十年代末，为了争取江苏省书刊出版在初步恢复的基础上开拓前进，鲁光同志积极参与倡办并主持编辑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和以农村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农村文化刊物《垦春泥》，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成为国内知名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期刊。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写作出版了多种党建读物和大量杂文，其中1989年写作、出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再认识》一书，曾在首届全国优秀党的建设读物评奖中荣获一等奖。她退出领导岗位后，直到身患重病前夕，仍然勤于笔耕，写作了本书。

1994年7月14日，鲁光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宁逝世。

本书不想全面系统地阐明这个复杂而又涉及多方面的哲学问题。只想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的某些重要观点,同时,分析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前以后资产阶级哲学关于人的某些概念。

从现实思想状况谈起,谈到人的价值与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一人学的核心问题。

要实现自我价值,就得从基本理论方面认识自己。

当代条件下人的本质,研究确定人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人的愿望及其生活宗旨。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问题内容本身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创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需要有千百万人的积极主动工作,大量财富和各方面的创造,要使人自己确定自由和创造的历史地位。

目 录

一、探索一个古老问题的新义	1
斯芬克司之谜	1
一个永恒而又常新的哲学命题	2
决非象牙之塔里的学问	9
二、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14
文艺复兴展现“人”的曙光	14
启蒙运动——战斗无神论的胜利	21
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人本学诞生	28
三、资产阶级人性论评述	38
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38
无须“谈‘人’色变”	49
引人入误的局限性	56
四、马克思主义人论举要	71
“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71

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人论精髓	84
怎样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	104
“异化”的历史与现实	123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再思考	140

人的本性的最深刻的特点就在于创新。

——歌德

一、探索一个古老问题的新义

斯芬克司之谜

斯芬克司之谜，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希腊神话故事。讲的是带着翅膀、长着狗身狮爪蛇尾的女妖斯芬克司，受天后赫拉派遣，坐在忒拜城郊的一块岩石上，不停地强迫过往行人猜一个谜语，猜出了就放行，如果猜不出就要遭到杀害。就这样，过往行人在这里丧生的不计其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谜语呢？

问：什么动物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上用三只脚走路？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谜语，竟难倒了无数过往行人。有一天，希腊英雄奥狄浦斯路过这里，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揭了黄榜”，解开了这个谜。

他说：人在生命的早晨，即婴儿时期，只能用两手和曲着两膝爬行，用四只脚走路；在生命的中年，即长大成

人之后，身体挺立，昂首阔步，用两只脚走路；到了生命的晚年，因为年老体衰了，走路需要借助一根拐杖的力量，于是就成了三只脚走路了。斯芬克司看到自己的谜语被道破，就跳崖自尽了。

这个神话故事反映出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在探索“什么是人”的问题。在这个并不十分深奥的谜语面前，竟然有许多人为之丧命，显见探索起始的艰难。事实正是这样，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智者圣哲在不停顿地进行探索。尽管他们的探索成果观点各异，流派纷呈，但总的趋势是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日益进步日益深化，在人们认识真理的长河中，放出过异彩，树起了灯塔。可是，永无止息的社会发展航程，总是要求人们踏着时代的风浪探索这一古老命题的新义。

一个永恒而又常新的哲学命题

人的问题，的确从远古时代就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思考了。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不同时代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要解决自己时代的具体任务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内容和答案也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当人们还处在完全不认识自然、绝对受自然支配的朦胧时期，对自身的认识总是和对灾祸无能为力、生存即恐惧和痛苦联系在一起。心目中没有自我，只有绝对接受代表自然力量的神的控制。

《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人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和与人有关的一切生命行为活动，无不受上帝支配。荷马史诗《奥德修》把人是神的属物的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

“……在一切大地上呼吸行动的生命中，人类是大地所生的最软弱无能的。当上天给他们勇气，使他们手脚灵敏的时候，他们从不想将来会遭到不幸，可是当幸福的天神降下悲惨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苦难。”

这种朦胧决不是永久不变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战胜自然的力量增强，带来对自身力量的觉醒，迸出了反抗神的统治的思想火花。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表现了人对神的抗争意识的觉醒。主人翁普罗米修斯为人间幸福去天上盗取火种，面对主神宙斯强加给他的种种磨难宁死不屈。马克思称赞这是塑造了一个哲学史上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形象。

随着历史向前推移，人们在实践中经过无数次战胜自然的搏斗，再也不那么屈从外界力量了。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步社会化，特别是雅典城邦兴起，出现了古希腊国家，社会繁荣使人们拥有了较为发展的文明与文化。客观地体现出了人的地位与潜能，于是广博深邃的古希腊哲学应运而生了。在古希腊的哲学中，关于人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既反映了古希腊历史和现实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又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成为以后许多世纪关于人的学说的渊源。恩格

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最早的代表普罗泰哥拉认为人是以自己的感觉去认识万事万物的,因而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名言。

被称为奠定西方文化哲学基础的第一位圣哲苏格拉底,针对长期战乱造成社会道德败坏的局面,提出了人要“认识自己”的伦理规范。他要求人们“关心自己的身体与财产之前,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

晚期希腊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在人的问题上,闪露出唯物主义的光芒。他公开否定有神论,把人的追求幸福快乐的合理需要视为“天生的最高的善”。马克思曾称赞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人的探讨也是有悠久历史和丰硕成果的。与西方古代哲学最早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中国古代哲学首先触及的是人性善恶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

孟子提出性善说,认为人生来便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此四端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萌芽。四端扩展,即可以成为四德,子

① 《〈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468 页

是就可以成为圣人。所以孟子断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①现在看来这无疑唯心的先验道德观，但在当时它毕竟触及到了客观存在的人的类意识。

荀子的人性学说并不只是性恶论，他在儒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综合先秦各家的人性理论而形成了较前完备的看法。他提出人有其天然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目辨黑白善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芳香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这些都是天生的，不管对谁都是相同的。又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认为人性中有向善的因素，也有向善的因素，如果顺着人的好恶利害的自然情感和耳目之欲行事，就必然导致“偏险悖乱”乃至暴力战争，人性恶的方面就会大暴露。人性向善，需要通过“知”的调节，即通过认识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具有可塑性。

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建构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家，他在这方而学说的重要特点是特别注重从现实的人际关系角度判定人的价值。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主张“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②以此作为行为规范，否则就不符合人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论语·学而》

的本质。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①这是说对父母只养不敬，就和犬马没有两样。孔子把人的理想境界概括为“仁”，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努力追求这个境界，一旦达到了就要努力保持；当价值选择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为“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的学说是和当时历史条件、时代要求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级矛盾日趋复杂，社会动荡，思想活跃，人性“恶”的一面有更多的暴露，人们企求相互交往中言而有信、待人以诚的良好社会风尚，统治阶级也需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性善恶的探讨，提倡“仁者爱人”，以及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探讨，因为主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总是联系探讨宇宙过程不变的规律进行的，对子人的主体性的一而，人的主观世界并不在视野之内。恩格斯说：“古代社会根本没有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通的、实体的，因此古代世界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③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人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 卷第 662 页

的学说,则以抽象的主观性作为基本原则。从认识的发展来说,它较之古代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主观性原则既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脱离客观世界的,随意性的,于是导致唯灵论的出现,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主宰了人的一切。虽然承认个人独立性和个人意志自由,但是上帝已经被引进了个人的一切领域而无所不在,原罪与拯救之说使人不能越出神的雷池一步。人是上帝所安排的秩序的组成部分,人的价值不在于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反映自己本身的东西,而是看神的东西在人的身上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说,这种主观性必然要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

长达一千多年的欧洲中世纪黑暗统治,并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也不能阻止被奴役的人在自我认识中崛起对奴役的反抗。生产的发展,文化领域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封建农奴制的无情压榨和宗教的野蛮统治,使人怀疑能够给人以平等机遇,能够善待所有人的神的存在,在遥远彼岸的神秘的天堂之梦破灭,痛苦不堪的世俗生活难以忍受,人开始真正觉醒自身的存在。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席卷整个欧洲,延绵了两个世纪,创造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显示了人的巨大力量。恩格斯称赞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思想旗帜,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宗教观,要求摆脱教会对人的束缚,推倒一切作为神学基础的权威和教条,它既反

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人的自觉存在的信号。

人文主义为资产阶级统治打下了思想基础,但是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带给人的真正解放。绝对的私人占有制,财产、金钱成了统治者得以统治,被奴役者仍受奴役的根源。人可以不再是人的奴隶,但仍要做物的奴隶。人的解放呼唤更新的理想境界,历史推动着对人的认识实现新的飞跃,诞生了崭新的科学世界观。

马克思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整个世界史观的变革,为人类认识自己,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对于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等都作了科学阐述。

从人类求得完整的自我认识,为人的解放指明方向来说,这一理论确实达到了划时代的科学巅峰。但是,要让理论通过常青的生活之树活力永驻,我们就不能对它望而止步,或者视之为教条,只是加以背诵,就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认识也有许多方面需要重新认识再作研究。

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

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这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的缺点而言的，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言简意赅。在对人的问题研究方面克服只从客体的直观出发，包括其主观方面的片面性，仍然是当今的新任务。

决非象牙之塔里的学问

人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哲学家们对它的研究成果价值如何，取决于是否普遍地联系了客观实际，从而科学地把握了人的本质，对现实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那种脱离现实的非科学的思辨人学不是没有，人们对它只能像对待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束之高阁而已。

探讨人的问题，固然是哲学家的事情，对于非哲学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借用一句古人说的话，就是“知人论世”，只有知“人”，才能正确处理好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正确认识人本身，是正确世界观、人生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卷第 16 页